

說
林
集十第

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紓王慶驥譯

離

家

恨

小

說

天

五三分角

著者爲盧騷之友森彼得。森氏此書不爲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宣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閒至悲至痛之事。曲爲闡明。讀之令人增無窮之閱歷。

商務印書館出版

冷紅生著

金

會

陵

小

說

秋

定價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自署冷紅生者也。先生著作等身。惟小說以譯述爲多。此書乃其自撰。以燃犀之筆。描寫近時社會。述兩軍戰事。則慷慨激昂。敘才士美人。則風情旖旎。允爲情文兼茂之作。

寄售處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說

林、第十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說林第十集目錄

偵探談片

旅館案

科名淚

磨坊主人

明珠墜淵記

遁 聲

逃 時

王善餘

周瘦鵲

三 郎

說林第十集

偵探談片

英史克揆筆記

適聲譯

情天蠹

合衆國大偵探家岳爾脫嘗自言曰。今春余自盤克街舊居遷今寓後隣。女雪尼久不至矣。雪尼者秀外慧中一好女子也。素與余妻善。時相往還。余因是識之。一日傍晚。逕造余室。舉止急促。神色淒楚。呼余曰。妾將有求於先生。幸見許也。余異之曰。姑娘切已事耶。何忽改其常度。雪尼曰。然我姊死事耳。君亦知二年前我姊福衣遭慘殺乎。余曰。姑娘恕余。時余猶未返紐約。不知其詳。惟案懸日久。姑娘今日一若迫不及待者何故。雪尼曰。先生姊死至慘。妾今重提舊案。亦自有故。君能出其神力。爲我姊復殺身之仇。感且不朽。

我姊妹早喪。父依母以居。家本小康。足敷支出。我母晚年好靜。妾則自幼喜小說。

居恆杜門。手書一編。與母相對一室。而我姊之性情。則大異。善修飾。廣交遊。鮮衣怒馬。時出入於富貴者之家。其友之最親切者。曰愛。而脩。男爵。相識纔數閱月。彼此悅愛。遂訂婚約。愛而男爵。青年妙才。貴而且富。溫文爾雅。我見猶憐。閨秀中之熱心攀附者。不知凡幾。而男爵獨鍾情我姊。愛戀至切。姻緣美滿。人皆爲我姊賀。我姊亦自喜所偶。得人心意滿足。嘗謂妾曰。婚姻自由之風。尙洵稱完美。無間然而。年少女子。大半溺於情癡。見一輕薄少年。憐憐惜惜。誤認爲天下有情人。深入愛戀。圈於不自覺。不知男子之情。博而不專者。比比皆是。妹試思之。愛情何物。寶貴何如。設以吾之真愛。易人之假愛。非切膚之大痛乎。計惟慎之。於始以銳利之眼。光抉擇於千萬人之中。而得十分滿意者。庶免追悔將來。妹耽岑寂。良非所宜。交際場自有樂地。妹苟欲以處子終也。則已。否則宜早出酬酢。自覓可意人。以爲夫婦。幸福張本。我但祝妹他日結婚。亦得滿意。如我則妹之福。亦家之幸也。此其言論快意。可知孰知樂極悲生。訂婚不及一星期。而禍作矣。余曰。禍耶。殆卽

喪其生耶。雪尼曰：傷哉我姊。誠如君言。當日有女優自巴黎來。色藝兼佳。人咸以得見爲幸。是日午前。愛而男爵貽書我姊。訂同行往觀之約。傍晚以車來送我姊。欣然登車去。妾知其非夜半不歸。乃留一婢守門。而與母入室先睡。翌晨聞婢言姊尙未歸。猶不爲異。蓋以我姊出入本無定時也。繼而道路喧傳。十落橋之西畔。發見一刃傷女屍。妾始稍稍驚異。意將遣婢往視。而男爵之僕已登門報凶耗矣。據言我姊晚間獨行橋畔。被匪刃傷至死。頃已報告警署。延請探捕四出緝凶。男爵親臨橋畔。現正撫屍大痛時也。妾與母驟聞此悲不自勝。陡聞彼僕與我婢互相詰責。幾起衝突。妾急收淚止之。而令若輩言其所欲言。

婢言我姊於十二時頃乘車歸來。婢啓之入扃門。纔畢忽又有叩門者。呼問誰氏。答言來自小花露屋。我姊隔戶聞之。命婢速啓。問何事。蓋小花露屋者。愛而男爵第宅名也。故我姊入耳關心。若此門既闢。見來者年不滿三十。狀甚壯健。自言爲男爵之園人。今男爵自劇場歸。墮馬傷元血流如注。急須我姊一面。語言急迫。並

獻一金鑲鑽石小件以爲信物。我姊大驚失色，卽納鑽件於囊，不發一言而與之俱去。呼之亦不回顧。十落橋距小花露屋不遠，爲由此至彼必經之路。今被殺於橋西，男爵雖不殺我姊，我姊實由男爵而死云云。

僕言我姊自劇場出，男爵以車送之，不知我姊既歸之後，何忽步行復出，致遭此變。又力言男爵並未墮馬受傷，更無圍人來迎我姊事。

彼僕與我婢語，不符合始，悟我姊實被誘至彼也。未幾婢以警局命令往訴，昨晚情狀，妾亦親至橋畔，見我姊短衣露頂，冠已失去，外衣亦被刼，計其價值不下千金。卽其入所謂信物，姊納諸囊之鑽石小件，亦已與衣俱杳。警局因此遂判謂匪徒豔死者裝飾品，特誘之出殺而刼之。屍旁小刀卽係凶器，驗喉際腰部創口兩處致命，實係喉傷，度其受刃光景，凶犯與死者偕行，死者稍前，凶犯以銳利之刀出其不意，自後猛勒其喉，刀鋒深入，氣血管立時俱斷，遂仆地而絕。其死至速，呼號聲微而短，是以相距不遠之橋西，警察未聞聲息，凶犯猶恐其不死，復猛刺之。

中腰而後却掠所有棄刀逸去云云。

此兩年前我姊無端慘死之情實也當時愛而男爵痛姊甚廣延偵探大索不得兩年以來依然絕無影響傷哉我姊此仇殆無報復之望矣。

雪尼言止余曰死事已明姑娘欲余擔任緝犯耶雖然此案擱置已久姑娘又時來余家不聞言此今忽急迫若此此中殆有故焉幸舉以告我俾資印證曰君言良然妾雖痛姊情深徒以無力復仇故亦絕口不談以免煩惱忽忽兩載警局懸案不辦而愛而男爵所延偵探亦早度外置之惟妾念姊之心歷久未忘雪尼言至此略停頓忽呼曰先生今昨兩日妾耳所聞目所見莫不奇特萬狀再三索解似皆與我姊死事有直接之關係噫妾今迷惑甚矣君幸見憐爲我決之。

妾鮮交誼頃已言之年來以廣聞見故始稍稍出遊交結文士道德雅露密者積學能文才華卓絕嘗刊行一說部當時爲之紙貴妾見其書十分傾倒後得他友介紹頗蒙青睞今春雅露密發願將別著一哀情小說邀妾司筆墨之役妾以居

處不遠而又投我所好欣然允之朝去晚歸爲之執筆半載以來獲益不淺惟小說所敘事實至爲離奇初時妾猶不覺近因脫稿在卽宗旨漸明詳加披閱不禁大受激刺懷疑莫釋然猶強作解人以爲適相巧合耳至昨日而所見所聞……余聽至此攙言曰姑娘且止所謂巧合者何所指耶雪尼曰關合我姊死事耳余曰姑娘之言毋乃大奇真索解人不得矣又曰姑舍是請先言昨日之所聞見雪尼曰諾

雅露密好靜與妾等交友亦無多人著此小說頗持祕密主義特設書室兩楹於餐室之後與妾對處其中從事撰述舍妾而外絕無第三人能入此室處者而妾早晚出入必由後戶窺其命意一若深恐爲人所知者祇以半載以來相安無事故妾亦不甚措意

昨日午後侍者報客至雅露密現不懌狀旋出迎客數分鐘後突聞聲浪傳來若相爭辯察所自來卽在隔室料係主客談話初不之異俄聞雅露密作聲曰『豈

能見死不救。一時妾以小說關係我姊。正涉疑念。忽聞死字。不覺心動。急擲筆起。凝神傾聽。始知客係婦女。正操法語。與主人爭論雅露密。亦以法語答之。妾自恨不通各國方言。絕不解其何所云云。繼而語氣急促。辯論益劇。雅露密忽又操英語曰：『我之至友。汝必爲我貸。』……語未竟。客亦以英語答曰：『我豈甘心終爲男爵夫人者。汝敢破我。』……以下又易以法語矣。此妾昨所聞也。不亦離奇之甚哉。客爲男爵夫人。彼所自言。惟既爲夫人。而又曰我。豈甘心其意何居。且雅露密見死不救之言。又作何解。昨妾輾轉猜測。致終宵不能成寐。不意一個疑團。尙未打破。而今日又有關係我姊之人。入我目焉。

晨間妾以失眠。故困疲殊甚。因恐無端告假。或將敗雅露密之疑。且妾欲偵彼舉動。故仍力疾前往。至則雅露密出門未返。妾獨處書室。約二十分鐘。微聞隔室有人作密切之談話。妾驚而起。側耳良久。始知其一卽雅露密。其一不知誰。何雖問答。皆係英語。奈聲浪甚微。莫能辨別。妾思彼等談話秘密。若此。豈卽昨日之客耶。

正疑慮間。來客忽縱聲大笑。語音亦揚。妾喜伏壁間聽之。其言曰。『此必無之事也。過慮過慮。君何慣作不經之談。來相恫嚇。昨余來此亦然。今後幸勿復爾。余雅不欲此詆毀之言。出君之口入我之耳也。』旋聞雅露密太息聲。此後客之所言。乃某女士將於某日開跳舞會。皆絕無關係之事。惟因是而知客係男子。且語音頗似熟聞者。心尤異之。乃來客行時躡足出書室。伏窗隙窺探。則其人非他。卽愛而男爵是也。我姊生時男爵時來我家。妾故識之。疎闊已久。不意復見於今日。噫。先生以昨之所聞參觀之。不更奇之又奇哉。

又曰。妾初不知愛而男爵爲雅露密之友。更不知繼我姊而爲男爵夫人者。又爲誰氏。乃今昨兩日先後並見而雅露密接待之道。又與常客不同。昨操法語。今作密談。一若雅露密與愛而男爵夫婦有祕密之關係也者。雖彼等祕密無與我事。所言亦無關我姊。惟覺男爵夫人四字直刺我耳。加以小說所載事實橫亘胸中。因是懷疑莫釋。將求助於先生。

余沉思良久。復詢之曰。小說之關係。若何。雪尼曰。噫。此尤奇絕之事。雅露密自言。閱歷有得。故作此哀情小說。以表發之。寓言十九。想入非非。而妄觀其內容。意義悲痛。情文眞摯。慨乎其言。大有寄託。抑且行間字裏。時露怨憤。大似戀情失敗。疾首痛心者。所爲斷非閒情逸致。弄翰消遣比也。今全書猶未脫稿。歸結如何。尙難預測。緣其文筆天矯。千變萬化。篇中離合之終點。實令人無從窺測也。余曰。如姑娘言。雅露密作此小說。特自鳴其不平耳。又與福衣姑娘死事何涉。雪尼曰。我辭猶未畢也。請續言之。全書大概。姑不具論。其中旁文一段。敘一女子被殺事。似實還虛。又似比例。雖不知其命意所在。而哀情小說中。忽雜以慘殺公案。節外生枝。無此文體。雅露密深於學問。夫豈並此不知者而竟毅然爲之。已覺令人生疑。況所敘之事。又語語激刺。余腦始言『愛情甚濃。訂定婚約』。繼言『深夜受騙。獨行被殺』。與頃間。委述我姊死事。強半符合。余聽至此。頗有所悟。突插問曰。彼載此事。曾言致死之原因否。雪尼曰。先生見詢。誠至要之點。彼言『女子之死。爲彼未

婚夫之情婦嫉妬使然。余曰：噫，有是哉！又曰：書中亦言凶犯爲誰乎？雪尼曰：凶犯爲彼未婚夫情婦所指使。敘次不甚詳明，惟言『計劃周密，舉動詭祕，非惟人不能知，即彼未婚夫亦未嘗夢見』云云。余曰：厥後所謂情婦者，亦曾與彼未婚夫結婚否乎？雪尼曰：未嘗及此。此事所載僅一小節，至女子被殺，戡然遂止。余曰：情婦係何等人物，有斷語乎？曰：但言其『陰險殘忍』而已。

余憮然有間曰：事非偶然也。又曰：姑娘以爲彼之所載，即福衣事乎？雪尼曰：妾不敢決，還請先生決之。雖然，謂我姊之死由於妬殺，似較警局所判爲確。如謂適相巧值妾終不信。以意度之，我姊死事警局諸人或猶在黑暗中，而雅露密獨了了於胸，亦未可知。余首肯曰：姑娘明察洵女界中之偵探家也。雪尼曰：謝君過譽，倘能因此而復姊仇，妾所厚望。君必允余偵探此案。余曰：諾。又曰：著書非不可告人之事，雅露密獨事祕密，其意何居？曰：此非妾所知。余曰：姑娘與之交幾何時矣？曰：不及一年。曰：彼知姑娘即福衣之妹乎？雪尼未即答。余又曰：此節頗有關係，姑娘

曾與之言福衣事乎曰此妾平時絕口不談者妾與福衣爲姊妹彼或未知余曰余亦料彼未知也設知之彼且趨避不遑必不以執筆勞姑娘矣雪尼曰君言良是雖然其人實才德兼備之士使知妾爲福衣之妹將圖復仇或表同情緣彼敘述此事筆下時露憤氣若將代抱不平者然妾意告以案情彼必……余急止之曰噫姑娘休矣是烏乎可旣以偵探囑之余慎勿以情告之告則敗矣姑娘試思雅露密果有代抱不平之念則案發兩載何以絕無表見至今日而筆之於書猶且祕不敢宣由是觀之其中或別有原因總之其人決無能力助汝復仇告之何益且有害焉雪尼曰然曰君疑彼通同謀害乎此則妾敢百口保其必無彼之待人接物一出至誠下筆且時加檢點必合忠厚之旨而謂若人而預殺人之謀乎余曰慎勿信之過深彼非有豈能見死不救之語乎雖有救之之心謂非預殺人凶謀而何且事隔兩載偵探苦無頭緒姑娘旣因彼而發復仇之志願僕亦將以彼爲緝犯之線索設彼知吾儕所爲而早爲之備僕更無所措手矣雪尼疾應曰

謹如命。

雪尼既去。余追憶其言。加意思索。逆知案情深曲。探察良非易事。所幸案懸日久。警局早已束手。彼衆人亦必自恃秘密。安居無備。余今乘隙而入。或較當日辦案諸人轉易爲力。嗣是一意專注此案。日出偵探。約一星期。略有頭緒。一日晚間。邀雪尼至。詢以近日有何怪象。答言無之。而轉詢余偵探之所得。余曰。姑娘前之所言。余連日偵探。誠非無所干係。然情節複雜。牽涉頗衆。斷非朝夕之間。所能得手。僕今求見姑娘者。爲雅露密耳。姑娘日與相處。當必有以告我。

又曰。請言雅露密哀情小說之內容。雪尼曰。前日已脫稿矣。書名愛惡圈。敍一少年眷一女。傾心愛慕。情意至厚。要求婚約。女已允矣。不意阻力忽生。橫風吹斷。非惟夙願難償。彼女子且絕跡於社會。少年相思至苦。痛不欲生。偵探許時始得蹤跡。晤時以負約責女。女歷陳不得已之苦衷。辭意真摯。且申前約。少年喜訂婚。有日矣。乃未幾而風波又起。突來一富家子與之爭衡。雖女子情好如故。而訂婚之

期因之延擱事卒不諧。少年至此忍無可忍。遂大興問罪之師。出其死力。相與決戰於情場。久之。富家子漸占優勝。少年憤懣欲死。責女負心。女曰。妾與富家子相往還。本非我心所願。奈中有別故。萬難遽與絕交。君固傷懷。妾尤抱恨。彼乃妾所素識者。今必強爲歡笑。勉與周旋。而君悻悻之辭色。又復時現於我目。妾之苦痛。不且駕君十倍而上哉。噫。妾何不幸而遇斯人。天既使妾薄有姿容。而得無上之愛情於君。美滿姻緣。端宜及早成就。天又何必多生一富家子。使爲君情界之勁敵。好事多磨。造物亦殊多事。雖然。妾斷不因彼而有貳心於君。此則可表天日者也。少年曰。然則吾二人之婚事。女郎何以屢約屢爽。女曰。噫。君猶未悟耶。此即因彼富家子耳。必斯世無斯人。而後婚事可免爭競。不然。雖爲夫婦。無寧日也。君其圖之時。少年爲情魔所束縛。幾同發狂。尋思女言。以爲女受富家子挾制。無由擺脫。心終不變。情實可憐。自顧堂堂七尺軀。不能庇一未婚妻。任彼日處強有力者。勢力之下。而不一援手。非惟放棄權利。問心又何以自安。少年愈思愈憤。直欲手

刃富家子以救女而洩憤。

未幾富家子將攜女避暑。芷灣女潛告少年，相約同往。旋乘汽車繞道而行，隨地遊覽。歷一星期，始抵葭芷灣。少年追逐其後，中心如焚。乘間與女握手，女更雙淚交流，切齒萬狀。共謀還復自由，苦無良策。繼而女子頓生惡念，謂少年曰：「不殺富家子，我二人之婚約終難實踐。」君盡以強硬之手段對付之。耶少年狐疑未決，女又曰：「君忍坐視妾長受此野蠻之壓制而不顧乎？」少年乃毅然應曰：「諾。」遂相與密謀殺害之法。

時少年與女共寓一大旅館中，各占一室。富家子居女之左，偏聲息相聞。一日夜已過半，館中人咸入睡。鄉女忽匆匆至，呼少年起，低聲告之曰：「富家子已熟睡，室門幸未加鍵，此機會也。速往！」速往言次，出一小匕首以柄授少年。少年不暇計較，手持匕首直趨富家子臥室。至則室門虛掩，果如女言。行近榻前，見富家子側身向外睡，夢正酣。少年心念一決，舉匕首直刺用力太猛，應手氣絕。少年既拔匕